襄陵文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天齊祠頌并序

宋 許翰 撰

臣翰言臣聞天地之大人主之尊其所以交通而感格者非誠敬之至不能也故古之人君有事於天地山川宗廟社稷必齊必戒必親必躬而後敢以其事其誠敬之至如此是以天地山川宗廟社稷之神亦必降福而享之

代賀大郡冬狀

一元順動萬寶潛萌凡厥誠明並受休祉某官吉康御衆審克禔躬方率履於時昌宜懋膺於靈寵未遑馳慶先辱貽音感佩之思敷陳曷既

代賀詔使冬狀

仁維道合動與時行以仲山甫將明之材方陽詔節益范孟博澄清之志自肅列城御利有攸往之辰輯鎩無不宜之福登崇之寵光大難量某辱在明臨阻于賀慶

頌閎宮之燕喜莫奉舉酬陳洪範之壽康徒匪扑蹈

代賀政府冬狀

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祲象恭惟某官欽明百揆勵翼萬微靖共聽於神明化育贊乎天地式燕且譽厥崇亞正之儀俾壽而臧更介太平之福某遠叨恩覆阻望精明化國之日舒以長共識履端之慶君子有酒多且旨莫傾薦頌之誠

辭免試中書舍人奏狀

六月二十九日奉御筆召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非常撫躬自失伏念臣早從隸役文章不數於時流久抱羸痾志氣已彫於歲晚雖在合宮之暇每懷真館之求豈復堪事華藻於英妙之間而欲使代號令於鼓舞之際儻貪榮而冒昧必速累以顛隮伏望皇帝陛下予保羣工天臨庶彙曲遂飛潛之適俾歸分願之安所有召試揩揮伏乞追寢候勅旨

第二辭免奏狀

右臣今月日承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
舍人者聞命震聳不知所為伏念臣久淪州縣早廢問
學多病積衰精明彫耗比緣召試已具自列所以不敢
冒進之懇如此逮蒙給札西省庸薄亦既可見恩華所
被雖欲自強念終無以當至仁登擢之寵而稱休明任
使之意伏望聖慈收還成命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右臣聞命震悸不敢自安伏念臣本無異能誤蒙超擢

恩榮不副災病相仍尚軫淵衷俾食真館在臣分願既已叨踰豈宜更竊寵名以累一時清選伏望聖慈收還成命

舉自代狀二首

具官章元弼事親純孝作吏潔廉讀書為文四十餘年文既益高知者益寡甘心久詘素節不渝舉以代臣必允公議

右臣伏見承議郎通判唐州陳求道文詞簡拙議論迂

亮名節可以厲風俗器能足以濟事功臣實不如謹舉自代

啟

謝館職啟

險阻艱難忽反神明之觀拔擢倫比來陪英俊之遊弗稱所蒙更以為媿竊以國家作稽於古訓館閣選簡於時材紬繹人文精符奎壁彌綸天造祥發龜龍儲在禁嚴世為寶秘非揚雄之沉鬱莫抳其奇有劉向之辭章

庶究其博曾是羣於大雅蓋多出於名臣品流一清士
譽遂定宜得俊賢之望蓋為盛世之華柱史精深窮四
方之所記石經是正萃千兩以來觀如某者學窮淵源
文之珍瑋一丘一壑若有天資三沐三薰殆非世器獨
服膺於此道竊妄意於昔人審分願以即安忘歲年之
易暮被明月而佩寶璐思飯躬以自奇飲墜露而餐落
英恐修誠之未潔腰析彭澤之米目送瀛洲之雲悠然
一官營在三徑弗圖召節忽至窮城察於炳階不見庸

能之異衆登之文陛又之智畧以轑前夫何甄録之優亦竊校讐之寄緒衆籤於四部究鳥策於千齡神氣清明自發帝居之夢圖書奥衍盡窺王府之珍於粲寵休是謂褒顯此葢伏遇某官荒包畛域博洽羣倫亮皇極於五三兼相業於二八等差多士如權衡之制石鈞養毓衆材若嚴阿之保草木曽是鴻鈞之造不遺一介之微某敢不益強其所不能究觀其所未至

回章邦老賀館職啟

威鳳回翔下恩書於禁殿杵鼈顯屬登吏隱於神仙稽古其榮撫懷惟媿伏念某非分則學老矣何施人逐利於馳驅吾為之範衆爭榮於暇豫獨集于枯志意凛乎猶存歲月忽其已晚一班益無味於少年三沐三薰復何能於多士得失聽塞翁之馬沉浮隨海客之槎孰謂幽人忽膺明詔俾望玉墀之睟穆獲游冊府之高明冠彈半世之塵履接羣英之武遂容獲落一慰蹉跎此蓋伏遇某官游夏淵源卿雲黼黻遐不謂矣蓋嘗博

我以彌文惟其有之乃能立人於餘論致茲狐陋竊世
寵褒儻有合於明時少酬志願期不移於素守以辱友
朋

上黨通劉待制啟

祇命宸章隸官府幕潔齊將見震動靡寧伏念某志介
弗通迹孤無援自信斯心之固守罔知舉世之駿奔命
或使之數奇事每要於大繆一塵名第十有五年再試
庸能百無一得不少飾其根柢寧久辱於泥塗計緯繡

而不移時晚晚其將失求老農而學稼初負歸心遊大人以干名實乏衆技眷時材之競爽審涯分以偷安樂莫樂而悲莫悲倦觀榮悴吏非吏而隱非隱聊復浮沉徒習州縣犬馬之勞頗識簿書米鹽之務庶幾衣食其力曷參帷幄之謀諒匪國能猥從器使斯蓋判府待制道關百聖德望萬夫國體繫之重輕士類視以進退儉難備試氣百鍊而彌剛變態多節千齡而獨茂夫何孱陋獲此依歸永懷一顧之榮曾是平生之願徼英聲之

勃勃附鳳以揚依光景而提提瞻烏亦好

謝元城劉待制舉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啟

飛章論薦過為蜡屈之容撫跡恩輝遽改榮華之觀名虛如畫寵至若驚維觀載籍之傳皆原道德之意非亢其體不足以起至理之高明非偉其辭不足以章大化之淵懿故商周之書灝噩而春秋之辭謹嚴易倚數而經奇詩緣情而盡麗夫聖明之述作後世無以加之蓋道數之發揚其所從來遠矣國家表六經之化海宇復

三代之風環壁水於西雝作成多士祕蓬山於東觀間世異人雍容乎經誦之聲駐騁乎圖書之府維教化格中者其材日懋則辭章發外者與道俱隆家有政駿之長人擅淵雲之富尚咨近侍往訪厥遺進於斯時誠難其選如某者清苦建志孤寠餘生氣力不能服田畝之勤勞財利不能通闔闠之交易獨知感厲幸生聖世之難逢俱無能為乃竊經術而自託義理之所回激風雅之所感移據古討論日信書而好大登高賦詠時體

物以思紛采獲英華發揮經緯心益勤而覩秘力屢屈而知難業已即功未能絶意夢思已久竟無池草之神奇編削空多僅有江風之冷落徒費學文之歲月政希事道之功名偶發策以試言遂解巾而從政素學荒墜迷簿籍之相仍清思消亡倦塵埃之竟日時飄忽其將晚志緯繣而難成靄北斗之夜光誰妝淪跡望西山之朝氣日有歸心豈意特達之知忽剡非常之薦將使斷裳之俗吏進希秉筆之英才勤苦詩書久荷吳公之幸

愛沈淪選調遂因表盌而知名夫何素履之獨行獲附青雲而自託斯蓋判府待制道隆獨運德盛兼容察其沈靜有受道之資憐其劬悴有好古之志回汝南之定論徇河北之過譚知遇於聲塵寂寞之時勉勵以文章著述之事隴雲書壁媿無柳惲之才江月升舟遽起袁宏之譽藝能之幸今古相望重惟竊祿以來再經寒暑行當解囊而去一謝塵勞侵雲石之寬閒藉簡書而嘯傲撫壯年之未暮冀力學而有成作為歌詩揚厲德業

備青史之遺事助白日之休聲持報萬分庶幾一得若乃逢辰行志則非泛駕之敢期造物無私一付化鈞於他日

賀門下侍郎啟

錫還北闕總秉東臺凡在鈞鎔共知扞躍竊以變權易勢屬元聖之難名公聽並觀謁衆賢之在列眷此黃扉禁嚴四輔之位思得白首耆艾一德之臣以望盛朝以圖大政誕頒明制克協能謀權臣憚柳夷曠之正言多

士服張庭珪之知體得人其盛異世相望恭惟某官道
馳極擊器稟閎深經天地以成文集聖賢而為大奮揚
遠業登翊近樞迪彝倫於大中平平無黨斷議論於至
正蔇蔇匪躬逮遭讒慝之多艱卒奉名節而來復深圖
經國格我十朋之龜重德鎮時凜乎九牧之鼎善方揚
而有衆惡可遏而無誅明良之孚中和以建四方無侮
萬世有詞豈惟制勅之行過李又而皆正厥觀諫誨之
納命傳說以欽承永念薄躬故服寬政佩明恩之甚寵

瞻盛節之載崇引頌則勤撫懷難既

謝監司列薦啟

公甬疎逖志收一路之才明振阨堙躬發衆僚之底薦諸宗廟朝廷之顯以為庠學臺閣之儲忽奉異恩非所妄意伏念某學無師法資吏能自知無用於時不復爭名於衆老作諸侯之賓客志在斗升媿聞豪士之聲塵効茲尺寸豈謂清明之舉亦收留落之餘此葢伏遇某官力佑昌辰務知大體念將明之所重要在得人惟

論薦之必公以為報國若一介之何有終屢顧而不遺
豈特私恩是觀盛德類在滯頑之質猶有激昂之心謂
將必報於崇深則今豈敢儻毋大辱於知遇或卒庶幾

謝改官啟

論薦不捐揚于文陛恩榮有煒振我衡閨伏念某棄意
高明委躬奇薄為親以屈故州縣吏之而弗辭奉節而
窮荼歲月老矣而靡悔乃緊逢遇亦云叙遷盤錯輪囷
豈中朝廷之器昭藴聞譯忽闕日月之光孰為之容使

發其覆此葢伏遇某官方將駿德以望盛時紛如鸞鳳之輝人思是附寧彼珪璋之質士知所矜凡蒙譚啸之棄餘皆以聲名而著見孤危久託受獲孔多察其寡特而莫為介儔哀其阨堙而無所干及於茲翦剔亦俾奮揚服寵命之載新實逾妄意撫薄躬而增厲曷報碩施

服闋後謝改官啟

名策玉京既遷資秩跡登龍坂有娓品題伏念某材謝器輕數奇祚薄無交于尚賢之世不競于顧後之辰頃

籍五六公之薦論僅脫十八年之選調辱拜嘉於嚴陛
即侍疾於慈闈力殫百計之勤藥石不效血盡三年之
泣皮骨僅存歎駒隙之不淹傷犢從之無冀逮去墳墓
以襲衣冠國都之舊重遊悵然如夢鍾釜之謀已解悲
不自知弗圖復望於門墻茲獲自通於牋記恭惟某官
結衷皇極奮績熙朝方揚厲於時材務通衆志顧彫零
之舊物豈不與哀雖退循有不天之菑然進謝有後人
之懼率精誠而自致庶託崇深思報稱於所蒙敢渝永

久

謝方漕啟

公虽疎逖志收一路之材明振阨堙躬與三人之列薦諸宗廟朝廷之顯以為庠序臺閣之儲忽奉異恩非所妄意伏念某守方不變蒙術無奇屬當衆材陳力之時竊慕古人行志之事莫忝高妙自取奇窮事業紛以就荒日月忽其易失蹇超搖而無翼欲寂寞而絶端世路強顏幾三戰而皆北人生有志要萬折而必東故險阻

艱難之備嘗卒歛寄歷落而可笑掃室布席尚分四壁之明鼓篋揣精亦足十人之食受容不逐假寵已多弗圖枯朽之資更累雍容之論此葢伏遇某官搢紳之望雅俗所依凜然居諸公之間藉之以一言之重翕其擬議從我品題坐使泥塗若更衮繡一介必取謂天下得士而昌三歲益親見君子與人之一貶非常之寵眷知難報于平生某敢不睎志士之進修無忘愛日譬農夫之作苦以待逢年庶不辱于知人期自見于斯世亦復

迂濶而何益終愧恩私之不讐

賀方漕予正啟

被書中展總計外臺方鷁渡河灼龜受印地寶資其康阜天節為之清明列城嚮風多士動色恭惟慶慰某官好是正直進以高明凜焉山岳之輝停為邦國之望念茲出試肇彼登崇以參稽聖哲之學而疏觀百吏之効能以贊襄廊廟之資而圖回一道之經制是謂使表克將王明某往以凡才曲蒙亢寵竊邑神嵩之麓已濫彈冠

築居清汴之濱每容晏温舉之于
未識而不疑樂之于既見而無斁違顏既逖懷德維勞悵
望河梁尚想帆檣之東去光華原隰敢期旌旆之西來
欣玩郵書悦疑夢寐肅徒御之方至紛軒裳而並迎竚
奉薄躬即安大庇徵英聲之勃勃附鳳以揚依光景而
提提瞻烏亦好

賀洪轉運判官啟

懋膺詔函更佩計印使權增長輿頌交欣恭惟慶慰某

官衔業閎通德行敕備扳起外臺之屬對揚中宸之嚴
四方得將明之材萬乘有見晚之恨宜賦政之未幾每
寵數之有加尚資飛輓之功裕于晉部即聽追鋒之詔
置我周行某久以薄躬託于寬政重仰光華之盛更深
忭蹈之勤
光膺制詔懋總將輸使指載隆帝暉彌屬恭惟慶慰某
官倬彼盛德望茲一時方覽輝於隆昌以撫壯而超詣
凡纘之事必底于功少弭節於星軺益紆北顧佇聯華

於玉陛更仰南圖某與居衆使之中最蒙一顧之久楚
江墜屨或興疇昔之悲齊社散材將有神明之寄願言
踴躍實倍等倫

賀運使加職名賜紫啟

奏功有允奉節言還陛聯延閣之華大總計臺之重軺
軒朱渥組綬金輝道路竦觀搢紳欣慕恭惟慶慰某官
深造大原而文章輝發於英藻高觀窾竅古而議論經濟
於衆宜究其所知要必有用倬彼事功之偉綜諸學術

之徵厲我全能錫茲異數某搶榆有止賀廈方成一介
何知但仰鯤鵬之變化三年將去徒勤燕雀之徘徊惟
厥贊譽斯倍倫等

問候張少卿啟

去德歷年未返神明之觀遭家多難莫修咫尺之書徒
銜感於受恩每瞻言而增慨既恭惟百神所相必有萬福
来崇琳館雍容英襟沖邁某官德明且哲道直以方據
古則然不肯追參於時態事國而已寧知容悅於權門

唯其翩翩失實而無難是以蹇蹇匪躬而不貳永思而去得計何高逮茲聖政之日新方攬異材而更化顧我壽儁豈久盤桓某憂患之餘棲遲至此眷言疇昔恍若他生遠迹門墻未有趨風之日寓辭簡牘不勝慕義之心尚冀箫辰用綏福履

賀王給事啟

伏審懋膺綸檢進直瑣闈揚厲聲華踊躍觀聽恭惟慶慰伏以給事介然純至輔以修明方韜埋悠久而不渝

蓋涵養靖深而有待屬遭興運果被睿知顧邈時材隮
升法從追裕陵之簡注乃眷不忘求荊國之儀刑斯文
未墜諤諤諫論之厲渾渾典誥之醇允協朝僉用光夕
拜竊伏聞諸輿議將大正於鼎司方以薄躬託于鴻造
靜言疇昔之流落斷棠空履分已絶於高明結綬彈冠意不
清時之流落斷棠空履分已絶於高明結綬彈冠意不
無於飛動

賀孫元忠司諫啟

肅膺詔節懋直諫垣宸扆虛懷朝紳動色竊以載籍所
載國家將隆必退託於不明以廣開于衆正雉鳴于廟
祖已訓近親之豐蘩貢在廷召公戒遠物之寶莫非廸
哲曾是交修故稽盛德成功必有法家拂士恭惟司諫
先生名照四海識望萬夫蹈道甚高馳顏閔之極摯傳
經尤邃造游夏之淵源雖用之其懷不章已凜然所至
有迹頃膺言職實被眷知讜慝弗容忠罔罔缺與從俗
以變化寧奉身而別離元聖襲興多士並飭樂聞駿議

弼我丕基虎豹所居遂保藜藿之不采雪霜何有共高
松栢之後彫必建無窮之聞以稱非常之遇端誠於國
方開爭引之原正色立朝已見太平之象茲維志行之
偉兆竚觀樞近之極功永念賤微繆叨眷省西郊尚往
均蒙利澤於斯民北路爭趨莫獲追參於下客服膺載
躍汗簡奚陳

欽定四庫全書

襄陵文集卷八

宋　許翰　撰

啓

謝方憲舉改官臺閣清要啓

非吏非隱誰收流落之餘不介不求忽被特達之遇得非所望悸不自安竊考載籍之傳究見聖賢之域維志行必達而莫禦斯爵禄並至而不窮故精明自信之誠能不變移於此道則忠固可觀之節必將著見於他時

俗益不敦士始有狗莫悟錫環之惡爭傳負鼎之奇志方患於得之動常屑於蹴爾自其起於州縣固已負於詩書夫惟利害之務知豈復緩急而可倚必將清舉遂復古風非得淵停之才不稱懋明之意如某者清苦建志感激受書妄睎古人分窮於斯世獨抱咫尺之義不為枯朽之資祭竈請隣敢追祭於高妙抱關擊柝聊卒歲以優游蕭然山谷之間厭有民社之寄是亦為政舍此何求靄北斗之夜光莫妝淪迹望西山之朝氣日有歸

心寧為適越之資耻袂鑽秦之策衆皆靳其遲鈍人多
勸以經營已矣莫知要委懷於義命斯之未信行絕景
於功名詎意監觀遠蒙慰薦欲草簿書之俗吏俾睽臺
閣之英遊責以侔詞震於衆聽豈非事國必先於忠信
取其近民而無華矯時方尚於潔廉察其避衆而不競
姑欲甄明於公義未暇博選而拔奇築爾寵褒得此固
陋斯蓋伏遇某官搢紳盛德朝省望人勷相國家旁招
俊乂孤根蟠屈惡有先容之自將雙璧光華不待立談

而並降斯道變於齊魯法義舉於春秋士得引分以俟知俗稍聞風而止遽足資誦說以媿淺浮維是不敏之謝材無以克成於異數徒受恩於孤遠知卹感之刻深奉檄以歸想慈闈之慰望彈冠而去瞻恩地以何酬銘志不忘撫躬有待

謝陳州趙待制無愧舉令啓

羣吏俱升獨未書於資考一章有待竟受獲於恩輝知遇益隆省循惟幸竊以道之所在固曰壯而行之仕非

為貧豈苟容而已矣顧惟聖賢之求試鮮能志業之必
行開迹諸侯或七十說而無所遇上書時相有四十日
而不得通無援於時不詘於道直循義命以事功名故
特達之知難一遇於傾蓋而憔悴之士常千載而彈冠
夫豈榮耀之不懷類皆踈直而難進以今准古得寵若
驚如某者亢世數奇起家薄援簡編千古歲月三餘朝
辭耕隴之雲暮就讀書之雪古風有志誰為國士之知
春草無情空詠王孫之隱宸極發詔郡國獻書偶蒐無紀

以辭親遂飄纓而入仕簿書其務寧居軒輊之重輕冠
蓋如雲豈繫飛集之多少強顏逐衆撫跡甚孤繆為適
越之資莫挾鑽秦之策蒼茫自失思回阮籍之車談說
孰先莫束蒯通之蘊獨賴仁明之在上竊知志願之有
歸敢類近名遽圖遠引采山間之三秀或有意於佚知
揚堂下之一言固無心於干進豈期妙簡乃至薄躬此
蓋伏遇某官受士之心惇大成裕輔世之德光輝日新
度材取遺為國建本矜其節孤而少與直賜優容知其

志大而未成曲加奬勸已激平生之感重懷今日之恩
矧茲藩輔之雄實為衣冠之會裳裳其葉皆貴遊之子
孫韓韓之華有執政之兄弟奈何徵賤辱在薦揚斯大
臣之用仁心故君子以為義舉傾壯心而銘刻庶幾永
譽於終託舊物於鈞陶此為受恩之始尚圖報効不媿
古人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孫傅師舉學官啓

斷裳空履已安州縣之勞誦詩讀書久墜膠庠之緒橫

叨論薦誤玷聽聞伏念某分乎天資本非世器徒干禄
仕欲慰慈闈偶感激以受書得推擇而為吏起家一紀
操術無奇受縣三年治行不録閔沉山谷遽失歲時每
類畫墁娓何功於廩食不為詭遇分莫獲於馳驅念時
數之安歸眷春迪其未替懷金躍馬必無富貴之儻來
被髮騎麟亦有雲泉之獨往阨非不久恃此以安庶飯
牛而牛肥已忘懷於寵利異好龍而龍見尚長想於古
風夫何末路之逢獲此青雲之附念趨走之日淺復僻

遠之勢孤蹤跡不勤於館人問訊不通於几御豈期妙
簡忽至薄躬實務謹於無能顧受知於不競謂其粗有
志尚可以置之燕閒宿痼因醜而得傳虎賁以似而見
引正慚固陋反竊寵褒此蓋伏遇判府留守密學識望
萬夫名昭四海察斷斷一介之有利悼悠悠六合之無
公力采沈英務鎮浮俗兹傳一時之舉殆空千里之才
哀孤遠之弗蒙卒羔妝而無棄不受餘論使為歸榮憤
世絶絃人固難知於此俗隕身柬脯士常易德於窮時

凛焉此生期之異日

謝趙待制舉學官啓

弦歌肄業實秉文多士之時几席傳經蓋盛服先王之事横蒙清舉曷寄媿顏自度力之所窮不待教而知困伏念某清苦建志感激受書妄睎古人分窮斯世獨抱咫尺之義不為枯朽之資往試一官更事六守志在奉公孤立久之無所知名偃蹇危機陵遲末學特受獲於左右遂大庇其始終不愛東壁之光與起西山之譽連

章極薦並進所矜報大德之優游迄無纖介悼本志之
變化空歷歲時爰既反耕度幾卒業斯之未信敢竊異
夫功名已矣莫知要一歸諸義命但苦立道之甚卓不
知去日之已賒非出哀憐亦誰顧省夫推衆望者易為
力拔孤迹者難為功豈特形勢之相傾抑或器能之自
取惟聲塵不著於萬一故奏請卒煩於再三力為之容
難變唐突之質數更其鑄終非踴躍之材寵辱若驚進
退維谷比蓋伏遇某官旁招俊乂勤相國家凡厥一介

之無他咸在焉收而弗棄省循何有眷逮獨深察其久在於詩書惜其壞之於州縣欲使竊燕閒之祿庶幾成固陋之材立人達人甚於自謀之曲盡生我知我實惟戴德之均隆敢不竊體於仁心終焉勿替於古制杭顏求試則或懼於無名刻意自循願少安而有待

謝舉薦官啓

與丈舉薦鶚之表出元禮登龍之門夫何一介之無他得焉二者於所欲伏念某守方不變蒙術無奇屬當衆

材陳力之時竊慕古人行志之事莫參高妙自取奇窮
事業紛以就荒日月忽其易失蹇趾摇而無異欲寂寞
而絶端世路強顏幾三戰而皆北人生有志要萬折而
必東士蓋有時乎為貧身或不去以歸潔掃空布席尚
分四辟之明鼓笑播精亦足十人之食受容不逐假寵
已多弗圖枯朽之資更累高雍容之論靜言被舉孰不銜
恩唯拜賜非竿牘之求故難報有丘山之重此蓋伏遇
某官盛節修偉明謨靖深翊亮一人挈維多士哀其陲

阨而不競察其醇樸而無華藉以虛名收之末路初乏
超詣弗稱懋明其敢不睎君子之進修無忘受日譬農
夫之作苦以待豐年庶不辱於知人期自見於斯世亦
復迂濶而無益終媿恩私之不讎

謝鄭聖和舉令啓

憤世絕弦人固難知於比俗隕身東脯士常易德於窮
時方謀卒歲以歸休忽報奏書而論薦受恩孤遠懷感
刻深伏念某起於衰門妄有大志念厄艱之日久則思

寵祿以逮親審耿介之所安復欲虛心而避衆奉簡書而自試聽時命之安歸而三歲莫知人多戒其偃蹇一官不競衆皆作為侵陵分乎天資本非世器然智能常益於拂亂心性之日而文辭多發於羈旅草野之間輒舉古而況今尚以得而酬失敢圖妙簡更至薄躬豈非安民要在於無華或見忘懷於進取從政當戒於乃逸必先更事之艱難仰愧曲成俯矜幸會此蓋伏遇某官搢紳盛德臺省望人廸哲懋明體仁惇大察斷斷一介

之有利悼悠悠六合之無公務擇遺才躋登斯世至此
部中之甚賤俱為門下之所收奉檄以歸知慈闈之慰
望彈冠而去睠恩地以何酬庶幾異日之可圖終視古
人而不愧

代人謝薦舉啓

塵埃孤跡曾無蟠屈之先容雲漢飛章乃出特達之一
遇得非所望悸不自安竊以上聖重明之時多士一隆
之會山林豪傑之特起冠冕世類之嗣興童子羞管仲

之功名壯夫薄揚雄之雕篆誠能義舉孰曰才難如某者術業空虛時命奇薄厥服官常而自試尚席世德之遺榮一尉之微三年於此振名何有徒懷李勉之心廢務則多媿竊孟郊之祿豈意薦書之辱拔諸羣吏之中夙夜以思始終知幸此蓋伏遇某官懋明獨斷閎達兼容道合志從務建國家之本言揚事舉遂空屬部之才逮此賤微不忍遐棄某敢不勉勵一割報稱萬分不孤舉善之明自獻圖終之譽

謝薦舉啟

論薦之格正自奇窮寵念所惇必將振理頻繁恩重感激心傾伏念某分乎天資本非世器朘朘擾擾亦効將迎踽踽涼涼卒難媚竈託微躬於郡府聽造物之機緘獻替何功徒費幕中之辯浮沉無譽寧希庸上之珍粲此光華録茲捐棄此蓋伏遇某官挈維衆禹翼亮鴻明智高天下而不忽於一能行比古人而不遺於片善逮茲固陋亦與梗楊材乏異觀誤一方之師錫績微明效

叨諸吏之恭先蒙被已繁褒加未整重以令兹之舉致
諸遷改之榮哀其有托於故恩成其無求之素守仁心
則厚義概維公其官盛節修倘明謨靖深庸將發於四
方甄別服於多士遊刃之所入不見全牛執策以有臨
必空犀馬故兹庸瑣不忍棄捐

回道州趙守冬啓

周室太和衆方觀於挾日魯邦多祉祥已兆於書雲未
修賀慶之勤先媿緘縢之辱知府提舉謙冲得士豈弟

近民諒乘來復之休益被往諧之寵容旅人之弛擔正
託華光壽君子而稱觴徒馳夢想

代回翟户部啓

懋膺推擇寵寄承宣宸誥誕敷邦人咸喜知府户部資
稟優殼術業鴻深英氣發於文辭遠猷靄於政績飛揚
跋扈早傳場屋之聲碩大光明晚重朝廷之望入翔省
户出擁使軺雖用之未究其能必凜然所至有迹眷兹
西北之要郡昔惟潛躍之名藩控營室東辟之墟連孟

門太行之險煩長孺於卧治帝簡方隆歌叔度之蒼來
民和已屬靜言不敏將具是依未遑戔敬之修已媿驛
音之至傳聞旌旆旆寢邇封圻日竚瞻承用慰虛聲

代賀陝西安撫啓

錫命宸廷撫封閫輔金章華紱總十郡之權綱錦旆高
牙擁萬兵之制節一方莫枕千里折衝伏惟某官器識
中閎氣猷外肅總德而立直道而行學焉求古人之心
其已久矣作而任天下之重孰能禦之簡注寵光雍容

法從玉堂訓誥蔚為盛世之華黼扆論思凜作治朝之
表文武是憲左右具宜歷殿名邦用彰佳政聖神廣運
方勤圖任之誠天地與區益重撫綏之寄襟帶蜀漢封
域周秦慶分陝之有人誕開闕而無事帥旌西控更歌
亹亹之功相袞東歸竚仰巖巖之節斯國體之所繫宜
士論之久傾秋氣正剛歲功方就尚綏福履爰副具瞻

代賀提刑轉官啓

伏審欽奉明恩懋增新秩恭惟慶慰某官躬服仁義世

濟忠嘉深結帝輝蔚為世表蓋暫煩於攬轡當即名於
追鋒夫豈一方久私盛德籍焉朝論是惟槐棘之臣倬
彼家聲更追金玉之友某叨居守服阻與賓榮竊仰寵
光倍勤稱頌

代賀執政轉官啓

懋頒明制褒序顯庸御爵載崇疏封有衍凡居禀仰共
起贊譽竊以楊厲兵威擴清戎裔河湟故地圖歸職方
唐漢遺民籍登天府首豪授首區落歸心曽析鏃之無

遺誕傳檄而爭下壓萬兵於月窟方觀德覆之宏復一
侯於玉關已是謨明之定眷言休烈發自聖神至於巖
廊圖國之機是惟宗公胡亮之事恭惟相公鴻綸大化
彌陶衆宜勳格於天澤被斯世星辰為之軌道草木罔
不若時方詰戎兵以開境圍左顧而武谿入右廉而邈
川澄師帥受其成謀夷狄龍其英氣是膺異數式慰具
瞻凝衆太平既垂休而有裕承輝隆極方受祉而無窮
某猥以凡才誤蒙遠使但慶逢辰之盛阻陪望履之榮

代賀黃運使啓

昭被寵綸懋更詔節禮惟所嚮郡縣皆澄恭惟慶慰某官宏遠邃深惇大靜重居為盛德協於昌辰養以詩書肅有圭璋之望遊乎表著蔚為麟鳳之祥簡孚帝衷績膺使事乃眷西北尚勤顧憂輟自朔方濟茲大計兵屯遠控益觀枢集於將輸師錫載俞佇聽迅登於禁從某分符以守大庇是依將望履於高明更側席而虛聳

代賀漕使啓

昭奉帝俞懋更使旨凡分符竹爭望禮帷恭惟慶慰某官宏遠疏明惇大靜重居為盛德佑我昌辰簡自嚴衷付之大計乃仆荆楊之節來觀齊魯之風寵數則新統臨維舊皇皇照路重遊故部之山川凜凜列城尚守當年之條教諒於調度坐以濟登即報政於阜康遂陞華於嚴近

回前人啓

寬疾奉祠顧吹噓之何力論材説士亦晤賞之難忘迺

煩牋翰之加曲示眷存之厚用華鬻旅俾慰遠離雨漲
春江知行舟之易遠雲橫暮嶺空回首以為勞尚慎調
綏時遣音旨

罷政別宰執啟

蒙恩造化寬疾休閉既免陛辭難陪旅謁扁舟解去空
回首於門墻野服栖遲尚託躬於鑪錘益綏福履用副
康屯

欽定四庫全書

襄陵文集卷九

書

上蔡太師書

宋 許翰 撰

正月七日具位許某謹齋戒再拜上書於太師相公鈞席伏聞天子哀矜黎庶圖任耆舊起太師於家第授之大政天下幸甚夫天欲雨山川出雲國將施仁士思盡智甚不敢隨逐衆人緣飾辭華稱述勳德以為賀慶之

文而深思所以承隆施報厚德者故欲冒進其區區之
說以為權衡千鈞之重加之銖兩而移說雖無奇安知
不為門下之銖兩也歟故顧少輟論道之暇觀採其要
其退居以來六年於此以為忠臣志士身在畎畝不忘
天下蓋嘗觀之易象參之文博以詩書斷以春秋考
迹秦漢魏晉以來接於隋唐之統五代分裂治亂之變
以至當世風謠輿誦無一不究於心曉然見王道之有
不可易者治有為而興亂有為而亡若數一二不可參

也昔者孟軻氏遊說諸侯而終身不合此其道疑於高遠奇偉難用者也然考其說不過田桑之間雞豚狗彘之事使民不饑不寒以為如是而可以王莊周語道虛荒杳遠出於世表至論天下則曰離於人心其去王也遠矣以是知聖人非不體遠夫體遠故用近也是以其道高明而易知奇偉而易行方今之患在於民饑而奪之食民寒而奪之衣衆庶離心而王業不安則孟軻莊周之言亦可思矣自頃寇讎興江表建立名號僭竊輿服

犯掠郡縣殺戮官吏使吳越生靈數十百萬肝腦塗地然尚有可諉者曰遠今既旌旗鉦鼓橫行不忌北剿鎮魏東擾青徐若猶以為盜遠弗憂則非過計者所敢知也夫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故曰其亡其亡至於暉光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太師何不引秦漢晉隋唐之季精為上極言於燕閒寤勿之時曰是五季世大盜始興皆隨撲滅民窮無告相襲而動朝廷議者狃於前功但務力勝不以德綏法令不變德澤不下官軍

所過剽奪蹂躪故寇賊攻之於下而軍旅擾之於上人心日去國勢浸絀其極遂至不可復支此在史冊可為寒心夫今之天下古之天下古有此患今亦有此何為獨不能與古同惟漢武帝太始征和之間盜起東方幾若秦季而漢獨不亡者以武帝藉文景富厚之業難變又知悔其所為輪臺之詔喟然悼心還未罷之兵省不急之費封相為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而後流亡稍還屯結益散自秦以下五六君者不變而亡惟漢武

帝變而復昌由此觀之正在今日過是恐有不可悔者請得粗陳其方一曰先有司二曰闢言路三曰熄兵革四曰節財用五曰澄官吏六曰審法令孔氏之門仲弓蓋可使南面者也而仲尼告之以政必先有司存則事不相紊雖使周公復興不能舍此為政周官是也譬如天有躔次地有疆畛人有脉絡於此一亂則三才之功廢矣夫南衙北司此有司之大分也今北司

出擅南衙之權總領庶務則是大分亂也周官寺人皆
隸冢宰今既離局侵官又不聽於冢宰此豈為道也哉
昔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管仲有三歸之家官事
不攝君臣侈靡如是而能卒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有司
治也唐姚元崇要說明皇禁與政者而後乃受相位李
德裕為武宗言政去宰相則不治矣故顧太師先正名
分以尊朝廷使政有在一切庶務斥還有司而後治法
粲然可興起不然是廢躔次而求天文毀疆畎而望地

利壞脉絡而期人和未有能得所欲者也言路之不開久矣故下情不得上通則上澤不得下究薰虛美而蔽實禍非國之福也昔者以周公之政而有不說於召公以孔子之行而有不說於子路何則召公子路之志賢人所守之正也周公孔子之事聖人所達之變也聖賢不相說如此而卒之不失其和者志所祈嚮一也故苟有忠信之心則見有不同議有不合不害相輔而為治苟無忠信之心則言莫予違事莫予怫終當畔去而不

為用方今風俗頹壞賢知遁伏姦諛爭逐貨賄流行人
才難得未有若此時者也朝廷若不滌濯瑕穢公聽並
觀則人才恐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故賢知鮮少則忠信
無助有志者度非一己所勝則寧取彼而去此言路之
所以不開也夫堂隙蹈瑕强諫力爭非大臣事也要在
博求天下名節之士負以言責而大臣身為宗使人主
朝見一人焉其言如是夕見一人焉其言如是一人忤
而斥則一人繼而進如是累起而無所感移則是天也

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在易小畜六四曰有孚血去惕出
无咎其在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六四諫臣之事
也九五大臣之節也蓋言六四佛逆不勝上與九五合
志而後能卒信於君昔趙烈侯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
夫鄭歌者搶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
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
復問公仲終不與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亦有所進士乎公仲曰未也蕃吾君曰牛蓄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曰歌者田方使擇其善者牛蓄侍烈侯陳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按烈侯公仲之事乃與易象符契謂戰國而無人哉天下之禍莫大於兵自古未有兵革不熄而民可阜安國可治定者也向使太師不去廟堂

必無前日朔方之役借使取之必將有術今既繆處至此事遂無可奈何於是女真負恃而責報天祚蓄聚以俟時黠羌連謀而鷹揚降將專兵而虎視大盜侮國而狙擊此為國長慮卻顧之士所以隕心疾首中夜撫枕而興也方今朔方有變也固已騷動天下窮極民力不足以贍給大費數年之後一有變生橫費百倍將復何以待之蔡邕有言郡縣盜賊方擾何暇復議邊陲故為今計者莫如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今郭藥師既鎮燕

成因使世為折氏以捍女真天祚令中國得以無事繕
兵積財與民休息則寇賊之勢自折此弭兵之要也議
者不顧腹心之安欲營力分之議坐困天下惜此彈丸
之地不忍與人他日或者求而弗與則怨亂並興求而
與之則威德俱廢患且滋衆失亦益大矣此可以意喻
者也古之為天下者損益無常與時偕行因物成方而
已無私焉成王周公守成之法在詩鳧鷖其章句曰爾
酒既多爾穀既嘉言益之時用財之豐也其次章曰爾

酒既醑爾穀伊脯言損之時節事之儉也天地之道損益相濟故雖成周之盛既益以後必受以損法象天地今太師相天子之道變化使民不倦既能與時偕益於前必能與時偕損於後況當此時困敝殺禮蕃樂可也凡是奢麗夸誕不節之費夫何疑而不革三代之隆理大物博天下彌文而大羹元酒猶先設於俎豆之間貴禮之本使世往而知反則雖因時制宜而去道不遠今熙寧元豐之政未易復也要當取以為則以是用財財

必節矣家宰職在均節財用今財生天地之間固自若也向也裕而今也乏向也均而今也偏矣今觀中都巨室之所藏富於一郡小家之所有多於一邑而田畝閭閻之間頭會箕斂以奉縣官老稚扶攜捐瘠溝壑此用財不均之患也故凡虛下而實上者非壽人朘下而豐上者非壽國春秋之季魯晉齊晉內隣邾莒玉帛之問師旅之備度其經費數倍大邦哀公嘗患年饑國用不足問於有子乃告以損民什二之稅

而為什一使魯遂聽其說而行之則何以能使國不乏事君子之意以為民無可節不足則流七變亂隨之國雖不足猶可節也周官若穀不足止餘法用而已今放此意約以中制使錫予有度費出有式量功賦食人無叨踰行之數年財必下濟譬之如養生者能虛於心必實於腹能弱於志必強於骨此深根固蔕不死之術也今天下至為乏才然而搢紳溢於朝省無職以任使牒訴壅於吏部無闕以擬注豈止才不勝用也哉則是無

宄姦人徼倖以入官富人賄賂而取位無功而重賞者濫則大吏衆非才而超躐者多則任子繁是以名器日輕冠冕日雜使士大夫窮困失職往往端憂之日多而食祿之日少是以士不自重中人以下化為贓吏攘取黎庶以自封殖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則亦難矣唐姚元崇既相一日罷斜封官三千員天下不以為政故也顧使司講求所以約損此者而官吏始可澄矣今法之在天下害民者衆仁聖惻然比下手詔訓勅有司務安

元元德至渥也然而吏治不加厚民心不知感此何為
也殆有不忍人之心而未盡不忍人之政文已至而實
未施焉昔者漢文卻千里馬曰使郡國無求来獻晉武
焚雉頭裘不御宋武碎琥珀枕以賜將士周武烈上善
殿而焚之破齊見宮室壯麗歸以為周戒陳宣亦焚錦
繡於雲龍門示民以質是數君者雖未可言堯舜文武
之盛然皆一代興王當時頌聖後世數美未易輕也方
今必欲務施仁政之實謂宜詔天下曰朕以國家休寧

守成無事與民同樂祖宗之澤是以有頃者貢奉之司
營繕之役比年以来姦宄失馭干戈數興年穀不登民
生無聊其暫罷貢奉營繕之事使黎元得以安俗樂業
復如前日弛茶鹽抑配之利損田間檢括之租釋郡縣
吏口户減耗隱覆之罪使逋負之稅得除如令一下此
詔而民不回心盜不屏息則其敢執其咎矣不然盜賊
之在天下擊之可使暫破赦而無以相生必復起解而
無以自存必復合長是將焉窮哉今太師起當天下之

大任四方之人虛已承流觸望至治不及始初清明一大矯革歲月之後寖故不熄則必歸咎於用事者是衆已糜爛天下而我適興受其敝也如是寧不為而已矣夫豈不知順流者易持逆立者難安乃有所不得已也方今理勢異於前日事之得失成效立見今逆而為之誠難然歲月之後師旅不告敗倉廩不告乏民無流離盜不干紀聖上游燕之樂未廢於外而泰定之意有加於中任相之效倬然著見則雖有或害之者毀將不入

是難於先而易於後也君臣之間精誠之至相與昭格
蓋有在辭說之表者今太師正心誠意憒憒懷懷為上
力陳民之疾苦道古興亡仁聞之必將動心詢求所
以力變此者斯可以卒其所聞矣此亦天地鬼神所宜
陰相者也記曰福者百順之名故名也者福之符也功
也者祿之基也故名垂萬世者必有無窮之福功被四
海者祿不可為量也其不勝受恩感德之心頌贊壽祉
者惓惓在此故盡其言而不疑雖然此正議太師若以

為是則行之必有其術易不云乎異以行權故非知而言之為難也能行其意使無繫輊則難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如某蓋徒可與立者至於反經合道權制萬宜要使仁政行於天下斯則已在德度中矣干冒鈞嚴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再拜

答張宣撫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樞密宣撫相公幕下即日伏惟奉揚王靈榮問光大鈞候萬福某自去朝著投老山林繼有

章劾陷於鈎黨用是無由敢脩咫尺之書以自徹聞於下執事豈謂寬隆折簡詒問以鎮撫其罪戾而焜燿其幽獨幸則已厚何以堪承拜賕以還惟知震悚國家寖故古昔所無其生有原其究有極賢者可以理推智者可以識察不待烟塵犯關生靈塗地而後知也其要有一言可以盡者則士大夫之爭利是已蓋自祖宗之遺老殆盡名節日變零濁相蒙險譎相覆民不見義而日與姦化風俗大壞累數十年私爾忘公家爾忘國其流

至於將吏不死旗鼓士卒不死行列而禍敗從之方今之勢不塞其原不斷其極雖有堯舜稷契不能救亂興治是故士不變俗則人莫由心人無易心則天未悔禍今相公以鼎盛之春秋膺非常之寵寄可謂休顯至足無求而能降心疎斥垂光固陋德宇宏裕將無不容此豈非志在建立中道表正衰俗塞亂原而改流斷凶極而更造也哉以是知壯馳茲拜趙簡子而賀其言彼為未足道也甚盛甚盛雖然既蒙眷念敢不以其情言其

平生材無他長知守儒術而已儒術用世曠日持久積
微成著治之於其未亂保之於其未危而欲遽施於此
救火揚沸日不暇給之時是佩玉長裾而責走趨也今
相公擁節萬里必欲急於救世則宜務求管仲樂毅諸
葛孔明之才而亟用庶幾有濟如其之樸學無能又重
以垂白哀悴託命粥藥豈復有可進用之理自兵興以
来冒昧國恩再與大政無所建明卒以罷去試用之效
可見不疑頃與相公辱同班列時雖罷曳尚若可勉晚

境歲年不堪屢加違離之後龍鍾頓極憂患久嬰精神耗敗動則中先震悸慮則隨輒遺忘血一妄下動以累月百苦交攻僅存皮骨豈以侵尋七十之年尚不知止貪叨事任以干司寇墮委重而累知言哉伏望相公垂哀枯朽借以半辭使得安其分願待盡草莽是肉骨而起死也受賜之渥其有窮極相公誠推今日所以施其之心而力行之天下之士不患不至何必某也向風感激伏紙難叙餘祈為世自壽益茂遠業眷眩茫茫時失

正書死罪維裁幸

答王蕃書

甚啓比得周士龍圖手牘具道吾子學術之懿恨未一
展信至辱書及遺雜著一編撫覽慰玩如親顏色幸甚
甚靖康間爭論時事甚衆世所見者攻割地和戎之非
追削濫賞一章而已前年舟楫焚儀貢疏草無復存者然
議論既不時施國事日敗至此區區七書復何足惜屬
觀所示時議數當人心永懷增慨故聊及此置之尚何

道也頃在北方與荆楚絶未聞宜春先生之姓名不知其業履本末何如人所疏春秋諸説雖未一詣奥境當微學諱傳之時而能自力如此亦可謂卓爾不羣之士矣學者當務精意於經而已傳皆不可盡信自古有功於春秋者無如三傳然亦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必盡合也漢儒專門各以其傳為師故經卒以不明今宜春之説左氏學也如書文公納幣左氏曰禮則是舍其喪娶逆忘不譏而取其虚文以詔世非經意也譬如人壞

宗廟以便燕寢或見其眞告神主而遷之則書以為禮是豈知書之體要也哉大抵左氏說經謬誤者衆曲為作意一二彌縫是矜傳而不宗經也宜春之學則然顧未見吾子之所祈嚮他日不鄙顧與聞之道以直見不得以經私於朋友也疾甚倦譚又不能自書幸察

答丞相李伯紀書

某悚息春秋集傳遂跋以名言使菲薄凜然增重幸甚又蒙戒以深務慎重慎本之意欲使其書垂世莫得瑕

摘懼非區區所能及也至於隱括極難使歸至當則固所
夙夜跂聳有望於左右者矣受賜無量頃者元中得其
論語法言訓故及乾坤等數篇元中每書論剌必數十
條其間相說以解者不啻十九而某時因其言輒有刋
定獨論莊子內篇與易乾坤卦相為表裏此某昭然所
不疑者而元中深以為非往反涔數終不可合某以是
益奇元中之篤誠畢慮不苟於朋友也司馬溫公與范
景仁神交莫逆至論大樂終身不合此可以為世友朋

之表矣今相公所誨經史闕文謹當佩服因而改之初謂經以一字褒貶而諸儒動以經為謬誤故有脱朝脱日衍日脱王脱人脱名亡事等紛紛蹖駁無可據依惟漢何休頗疑非誤而陸農師一一守經立説顧皆思而未達故其因是説以更之抑又有甚可疑者以為魯史之闕則聖人作經有可無疑於史者如時必有秋冬夏四月之類從而闕之是妄闕也若謂經以秦阮殘缺則三傳傳經乃自先秦以来各有師承不相參稽安得闕

文若合符節此其所以未能無惑者然有一說可以已者與其過而多尤不若過而闕疑斯可耳矣若災異等說則為尚可申釋春秋書天地之變錯人事之間使人務以義類相求是直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耳洪範謂之念用庶徵若使非徵而書是則妄也今善歷者推步春秋日食數非止三十六蓋經於災異如志人事不盡書也必有為也而書漢儒災異之說雖不無鑿然能精而求之則亦是在其中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要之災異之占古者卜史之所司也後世卜史而儒學之士言之豈得已哉自歐陽文忠首為天道不可考知之說非斥漢儒至於荆公遂廢洪範庶徵使人君宴安平世無復觀天存變之意馴至大亂前日水冒都城相公憂其變故欲有論剌即得罪去時當國者謂賓客言漢世災異陋學何足道於今日其竊歎恨學術害教一至於此以詩志之曰綠衣侍史近天墀天事茫茫欲强知水犯都城偶然耳春秋陳說更何施蓋

傷此學之廢也夫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稽於天而世徒以其感變難知遂廢不講今不相與力救此失則恐春秋洪範之意精微遂泯後生無聞使當孔子作春秋時有今京師變故則必書水冒城郭於前而志狄圍京師於後其為之傳亦當傳會天人昭以象類無疑也春秋星隕山崩地震之變皆著王道大壞之徵故王道不亡則強霸不興素王不作是以為之感變如此譬如人之父母有子承家而不克遵業將更擇人付

之方其計慮將決之間意象色辭必將傷怛忿怒而不得平此齊晉孔子將興之祥也鄭伯髡頑之卒使非變故則書有常法如宋公佐卒於垂棘不著何以卒何以在垂棘也則但當書鄭伯髡頑卒於鄆耳且志諸侯之會於前而鄭伯道卒其地又相邇此自足見其如會今書如會又書未見諸侯其繁如此譬如天象光芒變常此天之意必有故以示人矣然則傳殆不誣經志弑逆之罪文固多變如晉弑不書趙穿而書趙盾鄭弑不書公

子宋而書歸生楚弑不書棄疾而書比者皆義將有所起也故春秋之法與實錄異楚子麇卒以公子比出奔見弑齊侯陽生卒以公會吳伐齊見弑此皆有待傳而後決未如鄭僖之深切著明也如鄭僖之卒使無三傳人必知其有異矣顧傳不詳著僖公不禮子駟之事計駟之忿必有若宋萬衛孫林父者而乘君去故就新國人危疑之際而肆其亂何必無此相公試熟思而決之也當其著此書時無與議者故於其類昭析不盡今承

諄誨當更刪改衍繹使之別白分明以俟再見也前日
相望甚邇謂當亟得書疏往反庶卒相與共濟斯文今
忽相去萬里豈非天哉集傳此間固舊有本但簡冊太
大厚不可攜持後令別作小本亦復易耳前所往書已
屬岳倅亟復馳奉左右庶行役倦劇之中可以寓目游
心有便信至願復一二發藥使經學復明於世者自吾
二人亦不徒生於天地間矣伏紙恨恨某再拜

再答李丞相書

其蒙諭後世山崩地震多矣而復霸統不正素王不興恐其之說難必學者之信其固知其如此而不敢不盡者務究天人之蘊而著其變不計其功也傳曰山有朽壤而崩又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故王基壞而山崩國經反而地震此皆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小人朋於上君子讒於下之感也而其兆變故不一按沙鹿崩國之咎則左氏言之矣記天下之異則公羊氏言之矣而其復見其廢中有興災中有祥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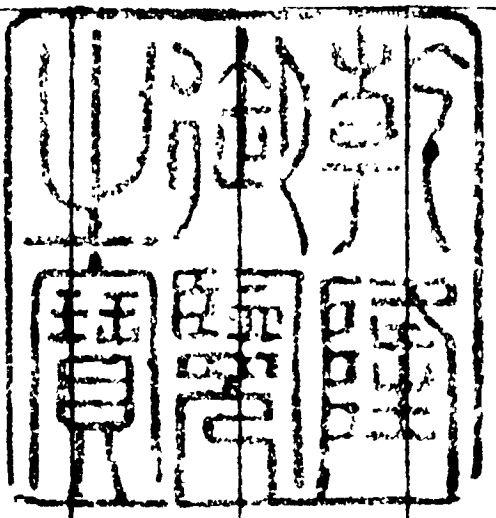
推言其變以補諸傳之遺至於甲午地震亦然今不參諸衆說倚其一偏而攻之非其所以作集傳之意也齊桓晉文之事及夫孔子之經皆天子之政也天將以是承周而替之山崩地震所以咎周昔士文伯言日食之災而從晉侯曰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今以山崩地震而必春秋之應於人事是猶日食降婁而必魯衛之喪也是故桑穀生朝而中宗興邦鼎雉雊廟而高宗永

命至於後世麒麟鳳凰王者嘉瑞来萃其國而亂亡隨之者有矣蓋所謂同始異終如此學者深觀乎六物之變而參稽民心考引事序明詔官職而災異之說庶乎其可言矣是以君子難之顧相公復思其至有以教之也又讒誣之興震於中外比欣昭雪萬里南旋而少卿自拔北地適復歸奉榮養左丞頃當天下難戡之憂而卒獲人間希有之福豈非忠義精誠之感神明祺祥所佑也哉觀俟踴躍遠遜歎異況在末契祈嚮之素慰忭

何如屬使者至附此稱慶惓惓之勤未究萬一

識別永寧長老宗覺書

世故多艱吾老此生不在北山之北則在南山之南矣
颺塵驚起褰裳與孺非從世外之人吾何依焉永寧道
場築於崇巖絶壑之間長老覺公虛其室以招余隱顧
余多方付行止於流坻往来可必也而悠然有會於其
心故聊書以識別建炎三年六月乙亥襄陵許某崧老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